

编辑 陈泽来 校对 王建英
 电话 56568225 Email: zrbzf@163.com

聊斋闲话

书人书话

笔酣墨畅醉书香

——读王岳汉先生草书作品

楚恒

价之书

无萍

喜欢肃杀冬日里的丛丛碧竹。没有似锦繁华,没有绚丽色彩,她们活在一派纯净中,恣意、简单、干净、纯粹,天地因此澄澈而充满生机。

其实不止冬日,一年四季里,竹子何曾颓废过自己?旷野里,公园中,庭院内,竹影婆娑,清气荡漾,嫩绿、深绿、黄绿,周而复始,不改江山本色。独坐竹林,或读书或发呆,累了,以手枕头,头上翠叶密集如云,微风拂来,簌簌作响,勾人魂魄。

竹子是素朴的。古往今来,人们常借竹子表达自己清高脱俗的情趣。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、画著称于世,一生画竹最多。他画的竹子气韵生动,形神兼备,“多不乱,少不疏,脱尽时习,秀劲绝伦”,算是一绝。据记载,郑板桥当年任县令时,一次遇大旱,他不顾一切,开仓赈灾,得罪了朝廷。罢官之时,他写诗表达心绪:“乌纱掷去不为官,囊囊萧萧两袖寒。写取一枝清瘦竹,秋风江上作渔竿。”气节让人动容。

竹虽普通,但早已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。从战国到魏晋长达八百年的岁月中,人们用竹筒写字、刻字、著书立说。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旧时,再清寒的人家,庭院内也会植几丛翠竹。唐代李白诗云:“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。同居长千里,两小无嫌猜。”小小竹竿成了贫穷岁月里孩子们最亲密的玩伴。

竹叶可清心火。竹竿劈开,经火炙,两端滴出的竹汁便是一味良药。我小时候,感冒咳嗽,母亲先是熬些姜糖水,实在不行就买些鲜竹沥,喝下不久即痊愈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“竹沥气味甘、大寒、无毒。止烦闷,消渴,劳复。”近代药理实验也证明,竹沥在镇咳祛痰方面确有奇效。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好了,生了病动辄打点滴,小题大做,匪夷所思。

周作人有本书叫《苦竹杂记》,是他50岁左右的文字,寓悲悯于简练淡远中,是了不起的性情之作。学生时代,受鲁迅影响,对周作人很是看不上眼。进入中年,渐渐读出周的好来。周作人的文章,字里行间,深深浅浅的情致中涌动着些许淡淡苦味,连书房的名字都命名为苦雨斋。虽然晚年不小心跌入人生漩涡,名气不如兄长鲁迅,但他的智慧矗立在那儿,足以让后人仰视。人生底色中,苦大抵是必不可少的一道滋味吧,能于苦涩中品尝出生活的甘甜,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
一直以为竹子不会开花,后来听到一首歌:“竹子开花罗喂,咪咪呀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,星星呀星星多美丽,明天的早餐在哪里……”才知道,原来竹子也会开花,只不过开花之时,竹子离死亡之日已不远矣。

有一款茶叫竹叶青,有人以为竹叶制成,其实沾了竹叶的形色,与竹子无关。

法国艺术大师罗丹说:“艺术就是感情,所有艺术都是以表达感情为最高目的和评判终极标准的。”抒发你的情,就是在描绘你心中复杂的社会和辽远无涯的天地,讴歌你对人生的至爱真情。草书是王岳汉先生一生为之诉诸情感的艺术,里面有他独立的生命。

美的表现是和艺术家所获得的思想力量成正比的。王岳汉的书法是流动着的民族文化的江河,这条河流正从历史的暂性走向哲学的永恒。读他的作品,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那“狂歌走马遍天涯”的激越豪情;他的作品能让人读出温度、读出真情和思想。

诗人书法家张海阔先生是这样评价他的:“王先生书法一向运笔如飞,着纸成形,笔颖又总在下意识的掌控之中。章法之变化令人眼花缭乱,行书之中大小交错,斜正互补,如枯藤缠绕而笔墨连贯,血脉相通;行与行之间互相穿插交错,力避平行,疏可走马,密不透风,可谓乱石铺街又错落有致;墨色多变,浓淡干湿,各具其妙。”

深圳书法评论家王洛平则说:“王岳汉先生的草书,古诗四帖味道浓,但不是复制的,他融入了魏碑,所以很传统,古朴大气,线条柔中带刚,方折圆转并存,能明显感受到我们聪慧的祖先们的生命脉动。能做到如此,又不漏痕迹,浑然一体,是应视为独步的。”

76岁的王岳汉先生并不十分健谈,身高1.65米,体重刚过百斤,清瘦如竹,五级风刮来就能把他轻松卷走。然而,他两眼炯炯,加之唇上的一抹硬须,颇有鲁迅先生之遗风,蔼蔼随和之中,又时或不乏硬骨在。

王岳汉先生的童年是苦难的,自上小学一年级起,很少有作业本上做作业的,街上过期标语没写字的部分撕下来,展平叠整即是作业的珍品。苦难于他也是幸事,虽如此艰难,高考那年他语文成绩却考了个全地区师范类第一名。之后,他一生教高中语文,据说成绩不错,教书育人的同时也奠定了他坚实的国学根基和良好

的人生修养。他的校长、著名书画大师谢瑞阶对他如是说:“没有他学不会的东西,没有他干不成的事儿。”

奇人自有奇事,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数十年里,由于文化的禁锢,很少有人知道“二王”、孙过庭、怀素、张旭、米芾何许人也,而此时的王岳汉却早已“于‘二王’取气息,于孙过庭取笔法,于怀素、张旭取气象,于米芾取神采”了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中国国学院原院长、著名艺术家冯其庸先生对王岳汉书法作品赏析有加:“点画功夫,字的结构造型及章法布白,可以看到‘二王’、运笔优游而果断,没在孙过庭、米芾那里吃过苦,不会有这种气象。他既注重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探索精神难能可贵,勇越雷池的胆识更令人钦佩。”

王岳汉先生对道人不挑剔,但他深谙中国书法的一切奥妙全在用笔的道理,他以篆法写草书,用笔八面出锋,可谓一绝。他率性笔墨的一点一画都是他人格的体现和内心蓬勃的注脚。他笔墨趣味性强,提按之间有风云变幻之势,行笔之间有笔走龙蛇之妙,笔墨所到之处如月光铺地,有人说他饱墨一膏,可以挥洒洒出天边的彩虹,气势有如深山大壑中万河奔流,像从天而降的瀑布,立于他身旁赏读书法,你会有江山之大美全在他浪漫心中的感觉。

“读书、观察、思考、修身养性、锻炼意志、拓展胸襟,是一个书法家的基本功,不可一刻忘记。”这是王先生一生默藏心中的不二法则。有人说王岳汉这一生读书谱研国学时间占去太多,不如多写字早变现,他却说磨刀不误砍柴工,钱有多少是够,满心欣喜似金山宝座;有人说王岳汉作品是阳春白雪,只适合在书法大家圈里玩,很难在乡间薄土里生根发芽,可他身后却有大批大群的草根书法爱好者在追随,他的草书讲习所里整天“人满为患”;有人说王岳汉书法虽肥不露肉瘦不露骨,却有明显杂家习迹,像是一套迷踪拳,拳无定法,扑朔迷离,可赏不可习,常年遨游草书江河的王贵

林先生说,石涛先生的“无法之中至法生”像是专为王岳汉先生画像似的。

“丹青难写是精神”,学书法不入道和不入流,铁定是书之无源,终难行远。王岳汉作品珍贵之处全在于精神,里面倾注着他一辈子的精神追求和信仰所在。因为没有信仰的人生是乏味和无意义的,信仰在王岳汉胸间是一盏指路明灯,他那颗能够照红天际的心,通过作品彰显出的精神温暖着所有热爱书法艺术的人们。人醉梅花竹影中,细细品味,你会察觉,王岳汉的书法作品有明显的先哲功力和历史渊源,但又从不受前人法度的制约而自具面目,笔随情动,决无板滞刻意为之嫌,是真情实感的艺术表现,笔力精到老辣,灵动自如,不带丝毫铜臭气,腾然纸上的是大度的文人气质。他的字是水墨中的“黄钟大吕”,他在宣纸上的倾注,用的是黄河与长江的肺活量,笔墨翻滚那是一种鲜活的灵气在纸上奔突,气韵自然而饱满;即使飞白枯笔,那也是枯墨从天而降,万年苍松立于面前,笔墨随心而至,展现在眼前的是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心灵原稿,是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宏大叙事,是万里长城和山海雄关的壮丽景象。

艺术家身后的故事是精彩的。日前,在襄阳老年书画研究会成立20周年书画展上,王岳汉作品被挂在门口显著位置,站在作品下的两位长者对曰:“这幅字咋样?”“看不懂,你说呢?”“胡门儿画!”转脸问恰巧在旁倾听的王岳汉:“你说呢?”王先生欣然颌首:“是,是!”人们说纯艺术的东西是不被常人所接受的,这话真不无道理。看来,假如不是说空话,赞美也是需要理解的。

静心将带给你敏感,一个属于这个世界的伟大感觉。王岳汉心静如水,但他仍在追求,正在一步步向新的巅峰迈进。

玛格丽特·尤瑟纳尔说:“伟大的风景默默无语。”愿借此话赠岳汉翁,何如?

新书架

《高情商沟通术》

林卓纯

很多时候,必须知道该说什么;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说;必须知道对谁说;必须知道怎么说。才能让对方从骨子里接受和认同你内心的真实意愿,从而让你取得事情的主导权。

人际沟通中如何措辞?如何抓住说话的时机?如何选择说话场合?如何领略说话精髓,很快在众人中脱颖而出?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作者通过自己多年来掌握的语言措辞技巧告诉大家,该如何修炼说话能力,如何提高自己的说话水平。在该书中,你可以通过学习高情商者的“六大沟通套路”,并阅读大量实践故事,更好地掌握并运用语言措辞的技巧,使自己成为说话高手,从而让所有事情都按照你的想法向前推进。让你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、面对任何人,都能掌控沟通的主导权,实现你的目的。

履痕处处

洗澡

叶灵

热腾腾的蒸汽瞬间包围了我。

小孩的吵闹声,大人的说话声,来回的走动声夹杂在哗哗的流水声中,充斥着整个澡堂。澡堂不大,只有两间屋子那么大,很整洁干净。

整个澡堂雾气缭绕,有种窒息的感觉。其实进了澡堂,人都一样,都是一个摸子刻画出来的。但仔细看来,又有所不同。高的,低的,胖的,瘦的,匀称的,丰满的……都在这氤氲的雾气中,朦胧成一个美丽的幻影。

“哇——”的一声传来,我顺势望去,原来是一个只有五六岁的孩子不小心跌倒了在哭。只见孩子的母亲拉起孩子,安慰了几句,又继续洗了起来。

看着她们母子俩,我想起自己小时候每年过年,母亲都要挨个给我们姐妹几个洗澡。父亲负责把煤炉烧旺,提前搬到屋子里,先把屋子里烘得暖和一些。母亲负责烧好一大锅水,然后倒在一个大澡盆里。洗好之后,赶紧把我们塞到被窝里。现在条件好了,很少有人能享受到这样的幸福了。

和我对面的是两个大约十五六岁的女孩子,她们正在说笑。我打量起她们,高挑的身材,白皙滑腻的皮肤,微微隆起的胸部上仿佛苞苞欲放的花蕾。微微透红的脸庞透露出一种羞涩的美丽。

最美的还是二十多岁的女孩子,不管怎么看,给人呈现的都是一曲曲线的柔和美,该凹的凹,该凸的凸,肌肤润如滑脂,细细的水珠缀在上面,晶莹剔透,每个毛孔都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活力,如绽放的花朵。

澡堂里人陆陆续续地进进出出。旁边几个人谈论着孩子的事。“唉,真是没办法,我一心为她好,她就不听我。把我气得不得了。”“是啊,孩子大了,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,他们迟早会明白我们的苦心……”

原来是几个四五十岁的女人在谈论着。看着她们发福的臃肿身躯,松弛的皮肤已布满皱纹,腹部的赘肉耷拉着,拥挤出许多褶皱。女人到了这个年龄,往往都几乎是惊人的相同:为了儿女,她们能记清孩子每一个小小的习惯;为了家庭,她们记得清许多的菜谱……但她们却常常忽略了自己。她们把生活烫得舒适妥帖,却被生活的琐碎刻上了条条皱纹,在时间的侵蚀下渐渐失去了生命的润泽。这也许就是不久我所要面临的,不管愿意与否。我依然若失。

一个七十多的老人,瘦骨嶙峋,两个乳房干瘪着紧贴着前胸,臀部也只是露出宽宽的胯骨……我不忍再看了,眼前的老人就如一朵早已枯萎的花,仿佛只要一轻轻风,枯萎的花瓣就会离开一样。看着老人在女儿孙女的照顾下洗着,依然幸福满足的样子。我突



一渠碧水向北流(摄影) 吴建国

然顿悟了幸福的要义,原来她生命的活力已在女儿孙女的身上延续,美丽如初。

此时,心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久久的暖意。我仰起头,让那细细密密的水线淋在我的脸上,淋在背上,浸湿全身的每一个毛孔。

这时,一个年纪相仿的女子微笑着对我说:“麻烦您能帮我搓下背吗?家里正好有事,想早点回去,搓背的这会儿又不在,真不好意思。”我点了点头。闲谈中,才知她比我还要小几岁,她惊讶道:“你看着年轻多了。”看着她那羡慕的眼神,我的心里有一些自豪与幸福。是啊,每个人都拥有过曾经的美丽,既然曾经拥有,又何必过多地在乎失去呢?

以前我在澡堂洗澡,从来都是找人互相搓背。其实澡堂里有专门搓背和美容的,一次十元。可我总不习惯,不是因为那十元钱,而是觉得自己躺在那,让人仔仔细细地从头搓到脚,心理上总是不适应。而今天,我突然想对自己好点。

小小的澡堂,短短的一个多小时,我却恍然走过了一段漫长的人生。在这里,我看到了自己曾经如花的青春与美丽,以及自己多少年以后依稀的影子,美丽而残酷。

时光就如雕刻师,把生活中的一切都给呈现出来。

连载

许爱顿时笑了,“这位同学,你和林深很熟吗?”

那男生挠挠头,“我们的宿舍挨着,时常开玩笑,林深不大喜欢开玩笑,我们……”

许爱没等他说完,转身就走。

那男生愣了一下,立即跟上她:“你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吧?我叫赵扬。”

许爱不说话,只管往前走。

“那个,许爱,你……你是不是还没有男朋友?”赵扬一边走着,一边紧张地搓着手,见她还是不答话,他鼓起勇气,“我……我想做你的男朋友!”

许爱猛地停住脚步。

赵扬也立即站住,看着她,脸色微红,试探地问:“可……可以吗?”

许爱眯了一下眼睛,打量赵扬,长得还不错,“你不是有女朋友吗?”

“你是说昨天那个女生?”赵扬摇摇头,“她不是,她是我的老乡,我们来自一个地方,偶尔互相照顾一下,昨天太晚了,我送她回去。”

许爱“噢”了一声,她似乎在宿舍楼门前已经碰到他多次了,只是偶尔照顾一下?她对他摊摊手,“对不起哦,我有男朋友了。”

赵扬睁大眼睛:“林深不是说……”

许爱像看白痴一样地看着赵扬:“林深说我不是他的女朋友,也没有说我没有男朋友啊!”

赵扬面色一变,想了想,又不太相信:“你真有男朋友?他是咱们学校的?”

“我干嘛要告诉你!”许爱转过身向前走。

“你不告诉我,我就当你在糊弄我,不想让我追你。”赵扬拦住许爱,急切地看着她的眼睛,眼神十分诚挚,“我早就喜欢你……”

“赵扬!”身后忽然有一个女生喊了一声。

赵扬回头看了一眼,忽然吓了一跳:“林深?”

许爱听到这个名字,脚步猛地顿住,慢慢地转过头,只见一辆出租车停在她刚才下车的地方,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。男的正是林深,女的她也认识,外语学院的

系花程妍妍。

刚刚喊赵扬的显然是程妍妍。

一个是商学院的第一才子,一个是外语学院最娇嫩的花。他们怎么会从同一辆出租车上下来?

早先打电话,林深说有事情,他的事情就是程妍妍?她收回视线,垂下眼,看着脚下地面的方砖。想着若是她现在就甩下脸当没看见这两人回宿舍会如何?就这样丢掉不是她的风格,但是等在这里,却又觉得脚下踩的不是方砖,倒像是针网。

林深下车的动作顿了一下,便抬步向这边走来。

程妍妍一身粉红连衣裙,踩着高跟鞋,跟林深一同走着,远远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不多时,二人就来到了面前。

“哟,这不是许爱吗?”程妍妍顿时笑了,暧昧地看了赵扬一眼,“我当赵大帅哥又缠上了哪个美女,原来是许爱。咱们外语学院姐妹们多的是找不到男朋友的,你这把水怎么往外流?”



赵扬一时有些无措,看了一眼许爱,见她没动静,他笑了一声,回嘴道:“程大美女,你少说我,你是咱们外语学院的一朵花。你都不留在咱们学院镇院,却往外跑,我这不是跟着你学吗?”

程妍妍瞪了他一眼:“我哪里往外跑跑了?我至今可还没交

男朋友!”

赵扬“噢”了一声,“程大美女向来眼高于顶!”话落,他往林深身上转了一眼,探询地问:“你说你没往外跑,是林深可不是咱们外语学院的。你们如今这是……”

程妍妍脸立即红了。

许爱抬起头,正看到程妍妍眼波流动,她立即撇开脸。

林深这时走到许爱面前:“感冒了怎么没在宿舍休息?”

许爱想着果然不能撒谎,这便遇个正着,她咳嗽了一声,挠挠脑袋:“好些了。”

“你感冒了?”赵扬仔细打量许爱,因为昨夜醉得太厉害,她的嗓子有些哑,脸色也不十分好看。所以,看起来真像感冒了。他顿时一捶脑袋:“对不起,没看出你感冒了,还一直拦着你说话,那个,我送你回宿舍吧!”

许爱摇摇头。

赵扬两次三番被她拒绝,面子有些下不来,回头问林深:“林深,你昨天说许爱不是你的女朋友,是不是真的?”

林深看向赵扬,没说话。

“不是不是?”还是我昨天听

错了?”赵扬追问道。

程妍妍忽然开口:“我也很好奇,咱们学校一直在传,说林深的女朋友是许爱……”

“不是!”林深摇头。

许爱心底一沉,赵扬两次追问,他都不开口,程妍妍刚说话,他便立即否认。他喜欢程妍妍?所以,怕她误会?

也许已经被否认了一次,所以,这一次反而没有那么大的钝痛了。

林深对她,也许从来就没有喜欢,正如孙品婷所说,只是她能帮到他,有些用处罢了。

“我就说我耳朵还是蛮好的,没听错。”赵扬松了一口气,“我一直喜欢许爱,但是以为你们……所以,没追她。今日恰巧遇到,我便想追她。可是许爱告诉我,说她有男朋友了。既然不是你,你知道她的男朋友是谁吗?”

“有男朋友了?”林深看着许爱。

许爱想一脚踢死赵扬。

“许爱,你连林深都看不上?是什么样的男朋友啊?是你们学校的吗?”程妍妍自从听到林

深否认,眉头都生动了,欢喜的感觉从心里透到了面上,使得她的脸看起来更明朗。

许爱更明白的手攥了攥,抓到了那颗衣扣,她忽然抬头,对上程妍妍的笑脸,深吸了一口气,摇头,“他不是咱们学校的。”

“原来不是咱们学校的,怪不得没听说过呢。”程妍妍的笑容亲近了几分,“怎么没见他来咱们学校?”

“他是谁?”赵扬追问道。

许爱看着林深,见他面色如常,没有丝毫波动,只有真不在意,才会不管她有没有男朋友的吧!她心下顿时空了一块,也神色如常地回答,“他叫苏炫。”

“苏炫?”赵扬的声音拔高。

“苏炫……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?”程妍妍疑惑地问林深。

“林深向前挪了一步,阴影忽然罩住了许爱,声音低沉,‘你说的是苏炫?’”

“是啊!”许爱后退了一步,尽量让自己语调欢快,眼神明媚,“就是他!”

“你昨日说相亲……”林深盯着她。